

# 我校学生林嘉文再出历史专著获赞



- 林嘉文同学是我见到的解放以后最年轻的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准的作者。
- 该书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一个中学生能有这样史学功底实属罕见。
- 林君志向高远，更得硕德名儒真传，精进不已，臻于学术高峰，必矣！

者，并鼓励林嘉文同学再接再厉，能够在日后的学术道路中取得更大成就。

同时，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林嘉文同学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学校的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高远卓越的育人理念以及教师的支持鼓励密不可分，纷纷对西安中学在素质教育上取得的成就表示认可和期许。李裕民教授与曹伟院长还与西安中学的校领导及各位老师交流了关于中学教育的一些看法，指出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衔接中能够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并希望能够加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以帮助中学生发现兴趣、开阔视野，为以后的幸福人生打下坚实基础。

2015年12月16日，学校举行高三26班林嘉文同学的第二本历史专著《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一书出版座谈会。

座谈会上，崔人杰、林嘉文分别就本书成书和写作情况作了说明，与会专家交流了阅读意见，一致认为该书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一个中学生能有这样史学功底实属罕见。著名历史学家、宋史大家李裕民教授认为林嘉文同学是他见到的解放以后最年轻的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准的作

林嘉文系高2016届学生。因为撰写出版历史著作——《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一书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同学们戏称他“林老师”。《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为其第二本新作。

林嘉文对史学的兴趣早在念小学时就已养成，他研究历史并没有家学渊源的背景，而是完全凭借个人的喜好走上了读史写史之路。追溯他的读书历程，最突出的两个字莫过于“勤奋”。从小学三、四年级



就开始阅读一定量的通俗书，到上初中后开始逐渐阅读严谨的学术著作，再到如今扎身于基本的文献典籍，庞大的阅读量始终是令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的基础与前提。

李裕民教授破例为书作序：读一读林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注文长达6万多字，占全书五分之一以上。博览群书，引证古籍127种，今人论著311种，其中外国著作四十余种。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成果，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取舍意见。其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其水平放诸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说实在的，我对当今史学界存在的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现象十分担

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当我看到年轻中学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确信，不可小看年轻一代，他们中间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壮成长，成为学术界的新星。我一向不愿为年轻人的书作序，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修改论文后出书，请我写序，都拒绝了，而今自破其例，为了鼓励这位年轻人，我欣然答应作序。

山东大学教授范学辉认为：范文正公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庆历诸公之真精神，一传为王荆公、张横渠、二程子之“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再传为朱晦翁、陆象山“以身任道，舍我其谁”，三传为王阳明、东林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遂为我中华文化不朽之魂魄。吾友林嘉文君，骋少年高才，挥如椽大笔，所撰高文大著《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表彰文正诸公之大功业，弘扬其真精神，于当今之世，又岂止有功乙部也哉！林君志向高远，更得硕德名儒真传，精进不已，臻于学术高峰，必矣！

会后，三秦都市报和华商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华商报以《17岁高考少年出学术著作 大学教授赞他是玩的高手》为题进行专题报道，并被新浪网等各大网络媒体转载。具有较高学术思想影响力的澎湃新闻网以《高中生出历史专著，学者赞“解放手最年轻的具有研究能力作者”》为题进行专题报道，并被全国各大网络媒体转载。微信陝西师范大学公众号、“中古史研究资讯”平台也竞相报道。三秦都市报以《西安17岁中学生40万字宋史著作出版 史学名家为其点赞》为题进行报道，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全文转载。

(张莉 刘雅雯)

从小到大，只要在应试体制下的成绩不出太大问题，父母一向全力支持我的兴趣，无论是购置很贵的大部头古籍，还是送我参与活动，他们都没有意见。我家住西安北郊，经常要跨大半个城市去陕师大长安校区查资料或者听报告，父母对此从来都不打拌子地配合。学校对我也比较宽松，有时我跟老师讲自己赶稿紧张，偶尔请上半天假，班主任也就批了。高一时的历史老师刘雅雯与我亦师亦友，甚至友的关系更重一点，以致我从不叫她“老师”。我是她师范本科毕业后带的第一届学生，刘雅雯很保守，但同时单纯且理想主义，这时常让偶感疲于世俗交际的我感到惭愧。高二、高三的历史老师刘文芳被我叫作“刘姐姐”，其实她快五十了，我从不会故意发难于学校的老师，但“刘姐姐”偶尔打趣说自己讲课很怕被“林老师”挑错。我的学术训练完全是在中学教育以外自成的一套，然而父母、师友、学校给予我的宽容还是起了些作用的。

一般人都认为我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过去我自己也认同这样的看法，但后来一度怀疑自己，就是我突然不清楚什么样的感受叫真正喜欢历史，进而怀疑自己的选择。对学

**编者按：**林嘉文出版第二本历史专著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称赞和质疑的各种声音都有，为此，澎湃新闻独家刊出《出历史专著的高中生释疑：家里无背景，深知年少成名的压力》一文，由林嘉文自己撰文，讲他从百家讲坛结缘史学，随着知识的积累确定学术研究方向的过程以及自己的一些思考。这里转发其中一部分，让我们一同分享林嘉文的思考与感悟。

术体制和学界生态有所了解之后，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动摇自己的选择。那段时间我虽然坚持学习，但跟别人说起这个学科，总有点菲薄之意，以致文理分科的时候，同学如果问我选哪科，我都跟他们讲选理科好，当他们反问我为什么选文科时，我就说自己在在这方面有了一点积累，不想重头再来。后来自己想明白，即使弄不清是不是喜爱史学，几年来我也把它当作一份熟悉的工作习惯下来了，因为当初与史学结缘本就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我现在很满意自己这种把史学研究当日常工作去习惯的状态，很多人看起来狂热地热爱历史，这样的人若是孩子，那他可能只是热爱故事；要是稍微大一点的人，那他可能喜欢的只是他想象中的学问和学界。总之，真实的学术生活十有八九会让他们尴尬，而我有颗平常心，可以处之坦然。另外，我也不用像一些学历史的人遮遮掩掩，底气不足还得对别人吹捧自己的志业有用，那样子有点窝囊。史学就是纯粹的，它那点现实功用比不过专精的各门社会科学，坦白史学的无用，那才是真正克服了心中的不自信。

这番思想开悟几乎和我撰写两本著作同时。上高中前撰写的《文景之治》纯粹是闲读史汉的意外之笔，后来更名为《当道家统治中国》出版——那个关于道家的卖点是出版方提炼的。我在学术兴趣上没有过大的转向，第一本书之所以会是秦汉史方向，一是因为此前积累了一些读书时写下的散漫的小随笔；二是觉得对自己的专业方向应该认真严谨一些，过早出书可能会被人们觉得功利浮躁。我那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积累，小学毕业后读韩兆琦注本的《史记》，觉得楚国的政治文化及整个战国时代的历史特征对秦汉

## 坦白即克服

林嘉文

之际的历史发展有影响，认为刘邦灭楚算是帝制取代战国贵族政治的“二次革命”。后来为写历史随笔去看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这才发现自己少时浅薄的想法，竟也与学术大家的名篇有少许的偶合之处。

2014年6月，《当道家统治中国》出版，我提出拒绝配合出版方和学校的任何宣传，并要求隐瞒年龄，不要炒作。其实《忧乐为天下》出版后的舆论反应，完全合乎我高一出《当道家统治中国》时的担忧，从初中起就熟悉网络舆情的我太容易想到如今的社会上很多人不太欢迎别人的年少成名，大家对年少有才华的人并不看好，会顺理应当地认为其中有作假，或者想当然地料定别人会“伤仲永”。我那时已未卜先知地畏惧媒体的压力以及被捧杀的可能了，所以实在不愿让自己白白成为这些舆论泡沫下的牺牲品，不想自己宁静的读书生活被打扰。更何况，《当道家统治中国》是我自己都觉得有不少遗憾的通俗随笔，所以更不愿炒作了。我为我当时自私的选择而对读者公司和西安中学都感到抱歉，以致出第二本书时我没再不好意思推脱出版座谈会。

受到对自我价值的困惑，加上高中学业的负担，还有我一向糟糕的身体状况，去年夏天我为《当道家统治中国》的出版丝毫高兴不起来。去年暑假集中撰写、修改《救斯文之薄》时，身心压抑感极强。之所以在写完《文景之治》后又有写《救斯文之薄》的愿望，是发现自己能出书以后，为自己没能以学术书的形式展现自己在宋史和西夏学方面的学术能力而遗憾。由于不是自费出版，后来在注释和绪论(即出版稿的附录1)上不得不作出妥协。

快年底的时候交了“齐清定”稿，今年1月又为《中华好故事》的事去杭州，看着我们学校三个选手在录制现场的志得意满，并最终赢得冠军，我真为那股少年英气感到高兴。但是另一方面，从他们身上我好像看到了我的过去，我也曾在年少轻狂的时光里贪恋过这种张扬外向而为我换得的诸多溢美，曾陶醉于在别人面前滔滔不绝，纵论古今，可是自打上了初中，我渐渐沉默，变得难以因别人的

夸奖而获得欣悦的感觉，甚至会为自己出了书而感到焦虑，害怕曝光。随着知识的积累，我反而越发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我无法伪饰自己，在被谬赞时感受不到心安理得。那段日子里灰心的样子看似高傲，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偏向于消极、压抑的冷静，一如苏舜钦的诗，“青云失路初心远，白雪盈盘壮志闲”，看似有淡然的豁达，背后何尝没有失望与苦闷。但就在我在杭州那几天，我看着我三个几乎与我差不多同龄的学生的兴奋，狂喜，不禁畅想他们的未来，他们会不会重蹈我的心路？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往昔的经历，突然明白应该怎样正视过去的这些感受。



书房一角

在《救斯文之薄》基本完稿后，我即抓住高二紧张的空闲时间计划起为自己补充新的知识，在李范文先生的一再叮嘱下，我开始自学音韵学。又受好友王荣飞兄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李裕民先生也有这样的建议，我亦开始旁及一些藏学的知识，以今日为明日的起点。虽然自己不是罗福荪那样的天才，但前辈学人也有不少都是很早起步的，我无非是没有依从现代社会里很多人的观念，并未以年龄和身份限制自己学术进步及社会交往的可能，可谁又能说那个熬过中小学12年教育才能触碰学问的教条规则一定对呢？

(转自澎湃新闻)



林嘉文和李范文先生合影